

在  
现场

## 忘记年岁笑对老去

忆  
当年

□ 肖文华

时光总是无言,不经意间轻轻流走,元旦、春节一过,我又大一岁。不知不觉,一晃便是中年,老年,花甲飞过,古稀已不远。掐指算来,再过两个春节,我就直奔七十了。老去是自然规律无法阻挡,我想说,关键要有好心态,年龄不成问题,可以淡忘、有时甚至忽略不“记”,更无须忧心老去。

小时候,总是觉得自己长不大,元旦一过,就急忙去问母亲,我大一岁了吗?而母亲总是笑嘻嘻地说,1月1日元旦是阳历,是解放军过年,我们乡下人讲阴历,春节才是过年,大家都要大一岁了。其实,不管阳历还是阴历,最多也只差个把月日子,都是过年。是啊,想当年,我们多么急切需要大一岁呀,只管长大,迎接每一个新年,哪里去想哪一天自己老了,会担忧“老一岁”?

年老了,总是淡忘自己的年岁,也不去刻意记住每年更迭的年龄。有时人家问我几岁了,还真的一下子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地说:“我属羊,今年,呃……反正是1955年生的。”引得大家一阵嬉笑。我知道出洋相了,人家认为我有意回避或耍滑头。其实我真的是稀里糊涂过日子,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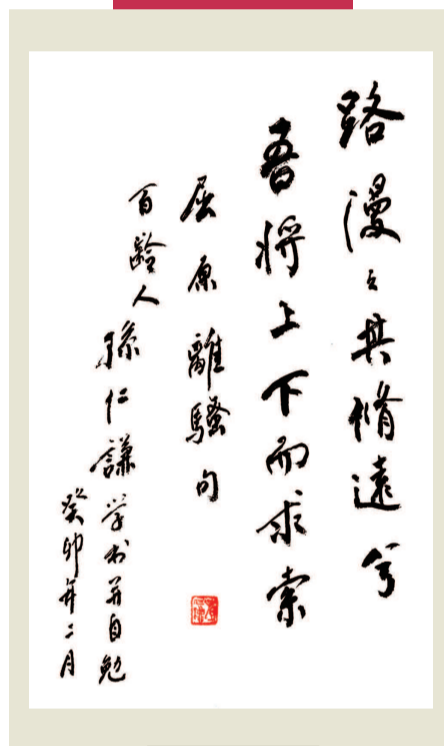
去记年年变动的岁数。每当说错了或一时回答不出时,我总是这样辩解:“岁数么每年在变,我记不住,属相好记,搞错一只差12岁,一般不会。”其实,刚过年的时候我是有意记过自己新年的岁数的,但后来又忘了,想到底今年“大一岁”加上去了吗?有几次我还真问过家人:“我今年是65还是66,一岁加上去了吗?”问得老婆直翻白眼,说我不成事,连自己的岁数都搞不清。

我一直以为自己老得不算快,生来块头不大,一张“小白脸”,年轻时看起来总是有些稚嫩不成熟,所以有些不显老。一次聚会,座上有人问我,老师今年几岁,我随口道:“我属羊,今年应该是……几岁?”看我一时含糊,一位朋友猜了:“你属羊,应该是46岁,跟我同岁。”当我说是1955年出生的,知道猜小了一只羊。“啊,看不出,真的看不出……”我忙站起来说:“你们客气,有意把我猜年轻了,开心,我敬你们一杯。”一桌人开怀大笑。

还有一次,在机关食堂吃饭,一位搭伙就餐的小青年诚然给了我一个惊喜。他餐后出于礼貌对我说:“阿哥你慢慢吃。”我顿时惊讶地回:“你叫我阿哥?我最起码是你爷叔了,我儿子也比你大了,应该要叫我老伯伯了。”小青年这才知道

看错人了,很尴尬地连呼“看不出、看不出”,便走出了餐厅。但他不知道,这一句“看不出”的话,着实让我开心了好几天。但我知道,以后小青年再说我年轻“看不出老”的机会肯定不多了。今年年头,大家庭碰头,姐夫一见到我就说:“兄弟,你额头上的皱纹比阿哥还多了,老了……”我笑答:“皱纹跟年老没关系,阿哥、阿姐不老,我哪敢老?”逗得满堂大笑。

其实,人活的不是一个岁数,而是一份心态。忘记年龄吧,笑对老去,把岁月的数字变成人生的故事,活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一岁一欢喜,岁岁皆如意。人生永远从今天开始,生命里最年轻的,永远是今天!



书法 孙仁谦作

## 50年前的奖状

□ 赖云龙

50年前,我曾获得中学“三好学生”荣誉称号,这张奖状是普通的胶版薄纸,长26.5厘米,宽19厘米,四色铅印,套印叠色基本清晰。图案内容丰富,凸显喜庆气氛。奖状上方正中是光芒四射的五星,左右两边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对称的三面红旗图案。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奖状中间左右两边是四面红旗,指的是国旗、党旗、军旗、团旗。奖状下方是带有绿叶的9朵向日葵。

奖状上面写着:赖云龙同学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上有显著成绩,特授予“三好学生”称号以资鼓励。落款是新安中学革命委员会。

奖状的底图承载着那个时代的信息,反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表达出当时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美好愿望。上半部分远景是工业建设,分别印有高耸的9根冒着浓烟的烟囱,运送燃料的输送带;厂房、变压器、高压输送塔以及化工厂设备等。下半部分近景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依稀可见两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收割,彰显出农业是国家与发展的基础,也表明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整个画面充分体现了各项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象征着我国人民勤劳奋斗的民族精神。

“三好学生”是那个时代含金量最重的奖状。进中学第一个学期后,分班重新组合,这是我第二个学期在新班级获得的。这张奖状使我再次触摸到那段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班主任余安娜叫我和虞国铭两个同学去“语文教研

室”登记抄录“学生成绩报告单”。我去的时候,看见余老师用毛笔在写“三好学生”奖状,见我看着她写字,说你也被学校批准了,但是奖状要在班级学期总结会上发。

人生周折,几次搬家,自己也没想到奖状会完好地收藏了整整50年。当我把奖状发到中学班级群、年级群及学校群时,大家都很惊讶。可能也没有其他同学会保存那个年代的奖状吧。

## 棉籽油

□ 邱伟坚

1972年底我被下放到皖北普济圩农场。每到举炊时分,伙房里就飘出一股浓郁的油烟味,里头混杂着酸涩和焦茅气的味道,反正不是上海家里用的菜油和豆油味。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伙房,但见灶台边上搁着一个大铝盆,里头是棕黑色类似酱油的液体,但比酱油浓稠多了。掌勺的师傅问道:没有见识过吧,这是烧菜用的棉籽油。在城市长大的众人不由得打了个愣,不要说它可以用来烧菜,连棉籽油这个名称也是头回听到。

当地人称菜油为香油,每年只有收割油菜籽的时候,伙房才能烧上个把月,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吃棉籽油,如果往里头掺和上一勺菜油,已经是很稀罕的事了。即使用棉籽油做菜,伙房也金贵得很,“油多菜不厌,礼多人不怪”本是常理,而这里的蔬菜均是清水煮熟后再朝里头搁盐放油,用勺子放油时厨师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情,手抖索着不敢多放,他

也是无奈,每个月供应的油均是有计划的,这顿放多了到月底只能清水煮菜了。有天中午几个知青收工早,便走进伙房灶头看看今天吃什么菜肴,见大锅里正煮着韭菜,边上搁着一个盛着棉籽油的铝盆,大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事有凑巧厨师偏偏跑到灶台后面去忙熄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有人眼明手快,抄起勺子朝锅里泼水般哗哗加了两大勺,然后匆匆出了门。回到宿舍,喜形于色挨门打招呼:中午一定要去买韭菜吃哦……

知青们尽管顽劣,但每次看到当地老乡们菜碗里黑糊糊干乎乎辨不出模样的菜肴时却也汗颜,他们的菜里只有盐花,炒菜油是只有过年才可以享用的,而我们顿顿有棉籽油吃。

每次知青聚会,棉籽油往事总是一个厚重的话题。有人道如今介绍说棉籽油含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等,能有效抑制血液中胆固醇上升,维护人体的健康云云。大家还想吃吗?有人摇头有人叹息有人沉默。

□ 伦丰和

## 电影《人到中年》,40年前

上映时,简直一票难求。电影叙述的故事是,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肩挑医生和家庭两副重担,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连做三例手术之后昏倒,当爱人傅家杰来到她的病床前,成功获救的陆医生,刚刚睁开紧闭的双眼,与焦灼期盼的爱人,四目相对时,耳畔盈盈传来小夜曲般的诗句。其中,“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的诗句简直是天籁之音,让人泪目。

虽离开影院,但影片的画面连连闪回,更有趣的是,大家焦急地想获取影片话外音的诗稿,而我立刻能流利地背出全诗,讲出作者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目是《我愿是激流》,有人惊讶我怎能背出电影中的诗来,我从书架的摘抄本里,翻出抄于1966年9月、两页泛黄文稿纸抄录的裴多菲的诗。因为喜欢这首诗,平时有空我就背诵,久而久之就记住了。

“文革”期间,图书馆的中外名著都被封存。无书可看,这对中文系的学生,无疑如缺氧那般难受。那时的图书馆门口都被大字报贴满了,只有几个值班的老师,负责“红色书籍”的出借,由于运动前,我经常借书,对书的陈列,十分了解,当我走到一长溜外国文学书架时,刚想偷偷地揭开上面蒙上的布,找寻一下正在批判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等书的时候,尾随身后管理员,叫了一下,“你要做啥?”我吓得不轻,低着头,轻轻地说:“来找裴多菲诗集。”“裴多菲俱乐部反动,不能看”,管理员严厉地说道。“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讲的裴多菲,他是爱国主义诗人,我想写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这时我才敢抬起头,看清楚了,他是一位戴着厚厚镜片的中年图书管理员。他静默些许,走到书架前,从紧紧挨在一起的书中,通过书脊熟练地找到《裴多菲诗选》,然后,用力扳出,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拍拍我的肩膀,用深沉的目光凝视着我,我深深鞠了一躬,让他明白我会保守这次借书的秘密。

在空无一人的梯形教室的一角,我津津有味地翻阅着一行行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爱情诗句,特别是《我愿是激流》那首诗吸引着我,瞧瞧四周无人,拿出书包里的文稿纸,于是就端端正正地抄录下来。

那年借书,我牢牢记住。

借书的故事